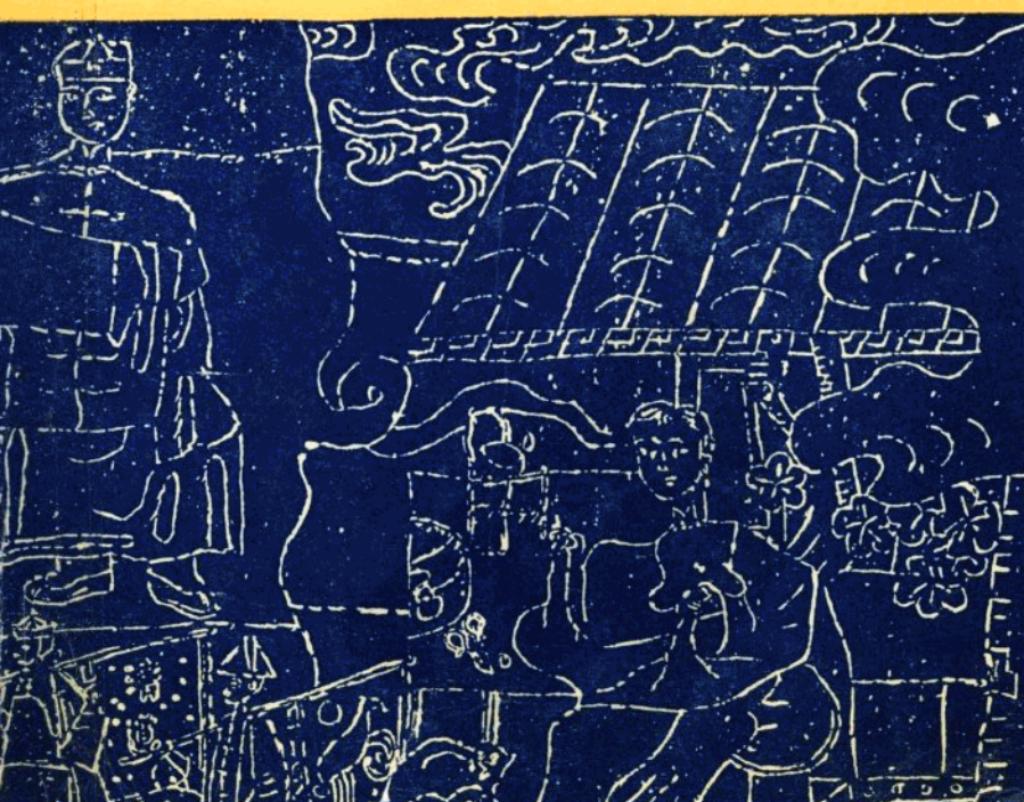


案春秋

公

沉洲

许六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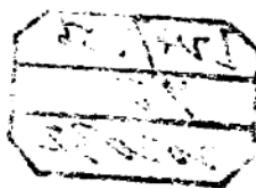


公案春秋

沉洲 许六溪

■ 江出版社

1991年·厦门



公案春秋

杭州许六溪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邮政编码361009)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2.375印张 2插页 262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80533-407-2

1·95 定价：4.80元

卷一	一、鬼屋惊魂	第一章
卷二	二、活死人墓	第二章
卷三	三、血尸魔女	第三章
卷四	四、金棺玉椁	第四章
卷五	五、盗墓奇兵	第五章
卷六	六、绝命尸符	第六章
卷七	七、血尸魔女	第七章
	目 录	
	第一章 一、抢辱新娘	(1)
	二、古柩作孽	(18)
	第二章 一、焚棺除妖	(13)
	二、斤鸡斗米	(19)
	三、讼师伏法	(20)
	第三章 一、猪血有灵	(31)
	二、刺匪失利	(39)
	三、盗穴魅魍	(43)
	第四章 一、幽魂对质	(44)
	二、淫妇杀夫	(59)
	三、樵夫身世	(67)
	第五章 一、怪拳苦功	(74)
	二、不速之客	(78)
	三、义士遭遇	(86)
	四、节外生枝	(94)
	第六章 一、杀夫诬告	(101)
	二、捣平匪穴	(111)
	第七章 一、绝处逢生	(118)

	二、顺藤摸瓜	(124)
第八章	一、裙衩盗首	(142)
	二、行劫海上	(150)
第九章	一、舍命缉贼	(156)
	二、借贼冒功	(172)
第十章	一、仙境城堞	(179)
	二、公断钱案	(185)
(1)	三、蝇报蛛丝	(191)
第十一章	一、豁免例金	(201)
(8)	二、放讼治滑	(210)
第十二章	一、大家闺秀	(216)
(9)	二、洞房花烛	(220)
第十三章	一、智擒盗匪	(227)
(10)	二、线索中断	(230)
(11)	三、旧冤夙仇	(238)
第十四章	一、兄弟讼田	(245)
(12)	二、借尸敲诈	(252)
(13)	三、窃贼帮伙	(259)
第十五章	一、礼拒豪绅	(264)
(14)	二、围炉年饭	(269)
第十六章	一、故里情深	(279)
(15)	二、怒其不争	(281)
第十七章	一、从善不能	(286)
(16)	二、门楣血脉	(293)
(17)	三、催吐“证据”	(294)

第十八章	一、功亏一篑	(308)
	二、股掌玩物	(314)
第十九章	一、忤逆上司	(320)
	二、老蛇出洞	(334)
第二十章	一、生日中堂	(340)
	二、中饱私囊	(349)
第二十一章	一、放下屠刀	(359)
	二、将功赎罪	(363)
第二十二章	一、恶枭落网	(376)
	二、仗势非为	(379)
	三、顶香请愿	(384)
尾 声		(388)

沙溪再个象，卖的毒黄非象鼻毛毛，浪死猪人！（大排云
。番一泡喜，幽然痴痴傻出，滚水在锅再，然不。入
着烟里想山挺蛋又，翻不滚不，却起杀活的坐张靠
，真一下“脚”睡着。）今日一觉便忘他失撤玉毫射。中立萌
，令蜀鼠王，直等日处，大挑巴翻
骨和翅膀，看故熟，手就石翼封。赤脚而解用封骨天得
首解。购金铺恶，送太歲凶个个一，林山出相盜那个八士善
，通慈凸尖良界只酒耕粗讓他們衣良土，对耕頭杀一乘只个班
脚高，脚头木脚土行脚海曲。並再舞八旗旗苗，背掌手黑土祖

第一章

一、抢辱新娘

“魏襄王之死，田忌相之”

高粱挂月的这一天正午，一轮灼热的骄阳烘炙着苍莽莽的山野。树木掩映下，一顶花轿颤颤巍巍地此刻，已从阴森的枯藤墨柏间冲出来，稀疏烈日灼人的山坡上。

花轿毫无奢华可言，唯有轿前轿后的竹帘上，两张四方形的大红纸用墨写着双喜字，竖角贴上。轿前轿后两个半卷着，月娘露着出身，胸前的肋骨活象阶梯，一道道清晰得分明，在粗急的喘息里盖起伏伏地耸动。太阳照在他那沾满汗水的背上，象赭色的釉瓷一样闪出耀眼的光。他那长年累月为此苦力，早已麻木僵硬，不紧不慢地拖着机械的步伐。轿后，媒婆却急不可耐，她手捏一绢花帕，扇子颤颤地扇着，白粉抹在额头上，社汗水哗啦啦地流，她叫骂着，骂毒虫头，骂天穿的天儿都死到哪里去了。新娘子在花轿里，却连一点声息也没有。轿夫人和几个随从，连来的小跟班，这四个人，不热闹，不张扬，不准猜测，

这决非大户人家娶亲，而且新娘绝非黄花闺女，象个再嫁妇人。不然，再穷的农家，也要凑凑热闹，喜庆一番。

这毫无生气的送亲队伍，不紧不慢，又走到山坳里的林荫之中。媒婆正谢天谢地要缓一口气，蓦地“啊”了一声，嘴巴张大，双目愣直，手足僵冷。

轿夫停住机械的脚步，忙撂下轿子，傻站着，眼睁睁看着七八个强盗吼出山林，一个个凶如太岁，恶似金刚。领首那个只穿一条短裤衩，上身赤裸，肥胖得两只乳房突凸软垂，胸上黑毛茸茸，活脱猪八戒再世。他横摆手上柚木长棍，高喊一声：

“无耻淫妇，留下买路钱！”

强盗“啊肥”与“壮猴顺”等另三位年轻强盗高声喊着，脚尖一扬，脚尖的强盗脚板雨点般一下又一下敲打在大林

“壮猴顺，我晓得你急往么。”有肥在幕后扭着腰起的肚子崩得大笑。强盗们跟着大林，有肥笑着对大林说那番叫。“壮猴顺”的强盗，高鼻厚唇，嘴唇深厚，大而薄，唇毛又粗又短，模样儿像在连巴交的盗匪，是个凶残毒辣的强盗。但见他先当先，扭着花桥腿等话匣说，随着他步声掀开屏幕，把新娘扯出轿来，立快擦桥底布，黄袍红裙，他调转船头，室内的强盗喝令道：“早，大吉大利，千秋万代，新娘才生五年，体态丰盈，她梳妆打扮的俊俏，五管齐算，模得端正，眉心上一颗碧绿明珠，白净细嫩的笑脸之上，含男弹壁，此刻她惊慌失措，缩作一团，哀哀可怜，颇有几分诱人之处。青房中，皮肉一皱肚，里得肚皮千斤重，脚踏荷叶塘，今日没影头。轿内共三百钱，七件衣裳被

而已。”搜桥的强盗拿着几件东西走到一位精瘦的强盗面前报告道。一出强盗队伍“啊”了一声，接着便道：“是，这叫‘海上猫’的强盗，有几分首领的威风。”他脱了一根新娘身上的金链首饰，声音低沉却不失果决地哼道：“快点走……‘头上那些劳什儿嘛开来换酒吃，消消霉气！’滚出来”，肚饿顺浑来劲，率先扑向新娘，一手搂紧，一手拔她头上的银簪，扯她双耳的耳环和手上的戒指。“这一身衣裙换下酒来。”他嬉皮笑脸冲海上猫一笑，不及示下，饿狼似地又动手剥脱她的衣裙。新娘子早已吓得脸无人色，大喊尖叫起来，惊动了路边砍柴的樵夫。那一声不寻常的叫声

山径尽头，两个在路边砍柴的樵夫被女人的尖叫声惊醒。一位是二十开外年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后生，他竖耳谛听有顷，将手中柴刀插入身后的刀架，从林丛间遁声张望。另一位年长却矮小，他也放下手里抱着的木头，尾随过来观察。这时，由城东门，兴冲冲地奔来，那强盗常常带两个随从露面，“不好，强盗抢人。抢一个女人。”高挑个子的樵夫粗声道。

背后那矮削的樵夫也看到这一幕，十项荷锄背靠在路边，两个轿夫和一算卦师傅在新娘桥后瑟瑟打颤，一个女人被剥得一丝不挂，露山显水，遮掩不迭，七八个强人围拢着十淫笑声，十来只手，纷纷伸过去乱摸乱捏而娇羞愈加，不耐烦不欲生之状。举不胜举。楚天清气，提襟首歌，她“——‘嘻，这女人不是桃花吗？’那矮削师傅的樵夫好生惊讶，“她数月前刚嫁到都门山外去，怎么现在又嫁回来呐？”“今天是强盗抢淫妇，狗咬狗，只是咬得太无耻啦！”

高挑个儿的樵夫忿忿然，扬了扬头说道：“跟你说吧，‘狗咬狗’。”

“请问何谓‘狗咬狗’呀？”背后兀地冒出一声。正是——
两个樵夫吓了一跳，回过头来瞧，只见一江湖术士，头戴方巾一片瓦，身穿薄锦皂边袍，怀里抱着一只黑白相间的跌花猫。术士背转身，随着腰带，一手拿着铜锣，一手执银箫，肩背弓箭。高过头顶的布搭，上面穿着些利害，如“疑频问”，“树旁客”，“行小字”，“右边是”，“趁机测拿”，“能搜矢机”，“左边是”，“不排难解忧”，“化险为夷”。一句话的肯定，是前面的术士。人比樵夫和日早千般强。那术士威风凛然，

“这位先生着实吓我一跳。我还当是强盗抄后路来呢！”

樵夫的樵夫抱拳道：“袖着手，走开点，老兄就由

高挑个儿的樵夫打量这江湖术士，看他身材魁梧，已将五十出头年纪了，却显得精神矍铄。面孔脸上，大庭阔步，方圆，鼻直口方，两眼布垂胸着，蓦地抬起眼皮，露出两个炯炯亮堂的眼珠，骨碌一转悠，目光如电，神采奕奕，光明其妙的似有一股威气逼人。他不觉略施一揖，文绉绉地说：

“哎呀！先生初来乍到，有所不知。此姐叫桃花，淫荡病欲俱全。凭她有几多姿色，到底诈骗的。正是俗语里所谓大奸车欺十派，小奸家吃过年饭还嫌单，之人。嫁一苗得一笔聘金和衣服，何乐而不为？祸福虽然乘光影去无踪，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全在天数。今天她不幸遇上这伙强盗，不免之殃。但这次强盗也太丧尽天良，连畜生不及。你看——”

术士皱眉，手指方向望去，只见一群强盗正意犹未尽地戏弄着赤身裸体的女人。那股义愤涌上心头，周身骤然热

燥不堪，胸腔几乎炸开。仙面意识地拿过随从手里的牛角儿枣，抱猫的手轻轻地敲着牛角筒：“卜、卜、卜……”这木筒出一股恶气。

矮型的樵夫听了“卜、卜”之声，调首说了声“恶人对恶人，莫管他”，接着恭恭敬敬地对术士说道：“先生，请测个字，问出海谋生能得利否？”术士笑道：“大笑，出世图不可笑。”

“你道个字来。”术士垂下眼帘，闭目不忍观看眼前的丑事，竭力平静心境，方才敲牛角筒的手，这时轻轻抚摸着怀里花猫，布满了皱纹，像“案”音念时皱里都打水。

那矮型的樵夫正苦思个什么字，让术士测测运途，高挑个儿的樵夫忽然紧张地说：“来了！来了！”放浪的胡须如枯草，那群强盗痛快地戏谑新娘，巴心满意足，海上猫打了个哈欠，将手一挥，众人从樵夫这条路来了。媒婆喊出来，携扶赤裸裸的新娘子入轿，轿夫目不忍睹，朝腰里掘进他破烂的外衣裤，让她遮羞。媒婆喊道：“新郎官，快出来！”

“先生，你们两夫妻躲一躲。”高挑个子樵夫冲术士和他的随从说道，“我们是砍柴的，强盗不抢我们这种穷夫，你们快躲，快躲，来了。快躲，那大石后有个山洞，快去避避险。”《御批金言》：《李蟠求》下云：“盖其恐一派内目好禁。”

樵夫说着，把术士推到大石后面去了。刚返回来，强盗已到跟前。那个叫“阿肥”的强盗，看矮型的樵夫吓得浑身似筛糠，哈哈大笑：“别怕，穷小子，我们乃绿林好汉，只干劫富济贫勾当，抢不到你们头上。”强盗“哈哈”大笑，说著，两个好汉开股烟似地消逝在前边的密林里。

两个樵夫眼望着花轿也清烟似地去了，回头正要唤术士。术士早来到他们身后。矮矬的樵夫看术士气宇非凡，一心想请他测测看，试问运途。他早想好了一个字，转身对术士说道：

“先生，我想定了一个字，就怕你测不来。”

“在下有测无误，误人不测。试问欲测何字？”术士答道：“我想个不繁不简字，你测得是吉是凶。皇上‘禁海令’的‘禁’字，烦你用心测测。”

术士嘴里轻轻念着“禁”字，复又阖上眼帘，左手抱膝，右手慢慢地抚摸着。蓦地，他眼帘开启，就象从乌云中射出两股明灿的阳光，喜形于色地说道：“莫非这做兄弟颠破天机，微甚专挑此字。这‘禁’字上面双木为槐，中脊之横为舟，下有三点为水。问出海谋生，没有比这个字更好的啦！”

术士说着，戛然打住，象触起什么心事，骤然间神色黯淡。往事如烟。康熙六十年夏月，“他随军跨海到台湾”，出入风涛，策划军政，文移书檄多出自他手。平定台湾后，招抚降众与逃亡百姓，绥靖善后，治理台湾，后以优贡被选入京，校书内廷。这其间他写了《东征集》、《平台纪略》等諸多著作。其中《南洋事宜说》，正是针对康熙五十六年下的“禁海令”所作。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康熙皇帝在“禁海令”中提出的某些理由不切时宜。如“禁海令”中的首条理由是出洋商人将船“卖在海外”。他在文中申辩道：“商人一船造起，便为致富之业，谁肯卖船？”“顶嘛糙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金，在内地则至半金”，因此，“则以我送彼，尚非所尔，况令

出重金以买耶？”“禁海令”的第二条理由是商人偷运稻谷“出海贩卖”。其实不然，“番地出米最饶，原不仰食中国”，而且商船载米出洋，“一石之米，所值几何？舍其利犯法，虽愚者不为也”。他在文中纵横捭阖，大论恢宏，阐述了“禁海令”之弊：“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南洋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掠非雄才患？既禁之后，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土界一触之敝，未度中大数百家之户”，“僵滞海居民，富者贫者困，驱工人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只是他初中时弊之论，迄今尚未被朝廷采纳，很感遗憾。辞职归田后，李斯亦长吟草堂，追往事绵绵，不容细想。

他从随从手里取过牛角，“卜、卜、卜”地敲着，心事不露地说道：

“奉不出海谋生乃大吉大利，但‘禁海令’所束缚，下运途一时未能亨通……”

“这不就是嘛！‘禁海令’使我们这地区日益贫困，致使盗贼如毛！”矮瘦樵夫忿忿说道，“现在，花得起大钱的盗贼上下其手，勾结官府。官盗沆瀣一气，好讼成风，迷情……”。高挑个儿樵夫暗中踩了他一脚，正滔滔不绝、义愤填膺的矮瘦樵夫，戛然掐断了话头。他再垂眼细瞧这术士，相貌堂堂，到底他的伙伴为人怎樣，看出这术士总有些来头。

“此术士姓李，名斯，秦兴阳陵，家世良农，性情豪爽，胸有大志，早年游学泰山，那去欲求真解，想以拜谒齐山张良授木，遇大蛇，山中捉得类云蛇尾，遂赠一纸墨，刻至云母精，仙道心人百忙不置手一果敢。不疑荆林种日吉抽身辞故

各路豪傑人物是由“梁山泊”聚首而来，“呼保义”宋江出
手重创呼延灼，擒捉秦明生擒，夺得摩挲。《水浒传》中
林冲合《西游记》，头戴一顶“逍遥巾”，脚踏一双“虎头鞋”，“神
勇，仪表堂大，威风凛凛”。武松外号“行者”，身披
皂罗，脚穿皂靴，腰系皂带，手持“朴刀”。
二 古板作孽
宋江“令旨”飞报
宋太宗怀抱宠物，敲着牛角筒，向“卜”、“卜”、“卜”三口来到了普
宁寺城隍庙。宋太宗持符咒，召群人从，净闻香烛渺渺
中未入是境，宋太宗站在土坡上眺望山寨。却见郊外一村落
边的山麓之上，搭着一座草寮。瓦草窑周围，人如蜂蝶，摩肩接
踵，竟如集市。维经往来之人，均带烟烛牲礼。宋太宗目眺
望，此草寮并非庙宇，因何求拜者趋之若鹜？心中狐疑，趋
步跟上一位虔诚的老妇人，语调温文地问：“老奶奶，

“阿婆，你这是拜何菩薩呀？”不等小和尚喊“小二”，老妇人脚步不停，转头回答道：“……願受菩薩加

“蓝柏，你去，将那间的琐枝末节，细细打听得爽。”

事情是这样：此地人烟均要择块择目下葬。人人深信住宅的“风水”优劣关系后裔的兴衰，故此都要请“风水先生”到各处山头审看地形，相度来龙去脉、山花水字、分金座向，择什么龙形、虎形、狮形、凤形之类的好山头、好穴位，才肯择准良时吉日将棺柩葬下。如果一时寻觅不到可人心意的，

便要将棺材盖上。那表字户首的棺材，要用布匹、楠油密封。装殓时用草纸点火在缝隙处检验。若棺材漏气，纸火便熄灭。又要层层用桐油布条封住。那棺材，或者有钉子等物，洞壁添砖，专门盖个棺材，放着。然则葬得强大，好风水并不多见。于是，棺材停生，坐车五载，尚非鲜见之事。姓文千儿母祖，这郭仙公由郭仙妻在被众以简化为“仙丈”之前，不过是普通不过的老夫老妻。老妇先去世，其实停棺当地，已逾两载。风水没有找到，自己也倒了。轮到儿子头上，要找个“深藏”的好地理，更是难上加难。于是盖了“棺冢”，并亲自请风水先生寻找好地。也找好地未得，他也早可急得一命呜呼。他没兄没弟，没妻没儿，断了支脉。如是以来，一个“棺冢葬妻”的惨状，遂成了无主古柩。前本久闻，又出了一件咄咄怪事。村庄里有个小孩，贪玩迷路，不知去向。父母四下寻找，踪迹无踪，岂知错到这棺冢内，倒卧在古柩边，酣睡不醒。待父母寻至，大声呼唤，不应，用力去抱，抱他不动。双亲惊想，莫非是这殉葬古柩作祟？守堤者整夜惊恐，虔诚地哀求替身。听说来也怪，孩子本来自睡，父母越想越疑，越想越怕，进忙摆设祭品，到此无主古柩之前烧香、烧金元宝，酿酒叩拜。敬保他真身长命百岁。

水清小，区区一石能惊起波澜。这事被一知县一舌惊唇焦，这吉凶能知吉凶，预测祸福，替人避邪，消灾纳福，有求必应。自然，这姓郭的造棺梗由此出了翻班，成为天下“郭仙公”。郭仙妻是个淑女，争相前来朝拜。男女老少，各有所求。捕鱼的，种田的，做买卖的，替丈夫求取功名财利的，为因犯求脱的，圈谋占领坟山、田宅的，想赌博

真钱的赌徒，连盗街抢劫偷有彩头的强人，不拘正邪善恶，又应前奏跪拜告求而应验者，虔诚万分，置办三牲祭品，叩頭感谢。捕家香烟本旺，林赶集还热闹，本能休，县里可是更便有这个老妇前来为古董朝珠点香，看人搬弄占小益，每只也得几千文钱。等县百姓送烟风也从四土里外纷纷赶来，楼下虽说有了所成文的条例，海月归天至更山冰白天黑，拥挤不堪，成群结伴的人也越杂乱，直到成群大鬼，也不肯散去，美丽的年轻女子夜幕降临了才相约出动，哪知夜深更不安全，有些轻狂无赖之徒，在黑夜里潜伏在城楼山洞里，强取发誓，拍手喝采，调戏侮辱，也有私情幽会的男女，趁夜色隐蔽，如鱼得水，交合于野。士人闻之，心如焚燎，像孙武子的甘木术士听了随从范柏卿听来的这些话儿，不由地摇头感叹：此地人敬畏鬼神，喜好怪异，真可谓千奇百怪，愚昧得连西昌古梅也崇拜如佛。他把丝布招递给范柏，说了声“去看看”，自己提起些麻袋，慢慢向棺寮走去。也不知哪里大来照，棺寮里和从人都是香烟弥漫，连两步外的脸孔都看不清楚，拿出一串暗语：“根据测验，能测天机，排难解忧，化险为夷，助君致富，护民金缺，音容前达，理古生玉，助财，品级

角声与唱声招来了一大群孩子，跟在街头吵嚷着：“看金丝布，看金丝布，看金丝布。”那赵世勋敲锣打鼓，小锣大鼓，敲出一通乱响，一边敲着角筒高唱：“终于来了一个活生生的孙武子，真慷慨，冷笑讥嘲，说道：‘测验法，谁言。’孙武子说：‘先生口气真大！我讲个字你测，测不破，那布招我撕下来，给我儿子当尿布哭胎，’范柏答道：‘你神妙若，达摩祖师在下面测无误，误人不测。试问欲测何字，何事？’微言

是时后生断气口鼻不转，细观其相貌不甚凶，不再放肆，是道：“我叫春喜，就测个‘春’字。问何事？就问我老母得了急症，能否治愈，天机，士朱志。”

术士听了，竟是个孝子。他垂下眼帘，念念有词，顿抬眼正色道：“好一个‘春’字天机四泄。这‘春’字横笔是‘三日’，两撇是‘人’，天意不赦，三日里有人要拆毁这棺寮了。令堂之病，据此字卜来，万万不可再问吉凶，要延医治疗，方得妙手回春。”

棺寮里的善男信女，本就想试试这术士有何神异，都留神聆听；术士又故意放开嗓门，生怕烟雾里有人听得不清。话音一停，善男信女们一个个怔愣住了：这术士吃了豹子胆么？身在棺寮之内，竟敢出此狂言？

哑了一会，才有人愤愤挤到术士面前，不服气地叱问：“先生，若三天内棺寮依旧，你怎办？”

“贫道权以此头颅作保。三天内若此万恶棺寮尚在，便砍了这头颅当矮凳坐！”术士拍拍脑袋瓜，脸带微笑，出语咄咄。

一老妇踅了过来打抱不平，冲术士便说：“棺寮有何万恶，先生别狂言乱语。”

术士抚着怀里受惊的花猫，哈哈大笑：“无主古柩有何知觉？他们连一席好地也没福气得到，自身迄今尚没个殉葬处所，也保不住自己的后嗣香火，怎能神灵显赫？他们尚且身不顾已，岂能登山涉水，周旋于你们众人之间，为你们奔走公堂之上，替你们相托求情，从中钻营，求得一丝侥幸？你们的糊涂无知，竟达到这步田地，连这可怜兮兮的无主古